

33期 2023年12月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會刊

看不見卻真實的存在：
沙遊治療關係中的反思

參與「國際沙遊年會－當東方遇見西方
過去、現在與未來」心得分享

疫情後沙遊南區工作坊紀實

從Sachico特色的
沙遊治療中體驗及反思



CONTENT

- 3 陽光下沒有陰影的城市
— 理事長 邱敏麗
- 5 2023年學會課程
— 執行秘書 吳怡萱
- 6 2023年會員物件禮
— 會員組 吳東彥 沈志仁
- 8 沙灘上的腳印
— 理事 王孟心
- 9 撰寫象徵報告經驗談
— 施玉麗
(ISST教師級會員 榮格分析師 諮商心理師)
- 10 如何成為一名ISST認證沙遊治療師
— 監事 陳碧玲 (ISST理事)
- 12 火與我—我與象徵的相遇
— 簡宇卿 諮商心理師
- 14 沙學的年度會員禮—死神物件的象徵
— 劉又綺 臨床心理師
- 15 複雜性創傷的療癒及轉化
— 李偉誌 行政人員
- 16 看不見卻真實的存在：沙遊治療關係中的反思
— 李松霖 諮商心理師
- 17 參與「國際沙遊年會—當東方遇見西方—過去、現在與未來」心得分享
— 黃小芬 諮商心理師
- 18 「原型」的三自性—線上課程經驗分享
— 莊伯萱 專輔教師
- 20 疫情後沙遊南區工作坊紀實
— 監事 陳碧玲 (ISST理事)
- 21 南區工作坊「榮格心理學學的原型及情結意象與沙遊治療的連結」參與心得
— 執行秘書 吳怡萱
- 22 中區沙遊工作坊經驗分享：
從沙盤窺見榮格隱喻的重新詮釋
— 毛思樺 碩士生
- 24 從Sachico特色的沙遊治療中體驗及反思
— 李靜宜 臨床心理師
- 26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從榮格心理學視角解讀牛郎織女傳說故事 下
— 黃梅芳 榮格分析師 諮商心理師
- 29 Archetypal Images in Chinese Folk Belief:
The Story of Mazu Part Two
— 理事 王孟心
- 33 第八屆 理監事及工作人員
捐款公告



理事長 / 邱敏麗

陽光下沒有陰影的城市

睽違三年再度來到了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談著榮格、做著沙盤，時間緩緩地前進著。
疫情後的沙遊課程，
看著細沙從學員的指間滑落，
做著沙盤沉浸在片刻的寧靜中。
我卻半腔柔情，一身愁。




非尋常的日常

踏上這個伊斯蘭教、少數民族佔了城市人口一半以上的城市，已超過五年。第一次造訪，除了露天攤販之外，無論是餐廳還是小店家，所有商店門上都貼著一張公告，寫著「開包檢查」，我驚訝到下巴快掉下來了。所幸並無一店家真正的執行。但公園、市場、市集、百貨公司等公共場所，無論有多大，只留兩個門，一進一出，且真的開包檢查！就連入住的飯店，無論住幾天、一天經過幾次，即使安檢人員已經知道你是住客，都得以進出時開包檢查，或過安檢機器，無一倖免。解封後再度造訪，小店家的「開包檢查」公告已不復見。但依然不變的是進出公園、市集、夜市、百貨公司，甚至入住的飯店都得過安檢的『日常生活』。

消失的小白帽與面紗

第一年造訪時，看到街上到處都是阿拉伯語的看板、穿著各式具民族傳統元素服飾的住民，置身於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街頭，既新鮮又興奮的心情，並不長久。在轉身看到街角的公安、來回穿梭在道路上的防暴警車後，欣喜的心情蕩然無存。

睽違三年看著燈紅酒綠的街景，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後來終於明白了，原來已看不到戴著小白帽的男性，也見不著帶著頭紗的女人，而『清真』兩個字已消失在街頭的看板上了。「邱老師你記得你的督生OO嗎？剛開始招牌去掉清真這兩個字時，她外食時壓力都很大，不知哪些餐廳可以吃，哪些不能吃。」這位漢族的學生鬆了口氣似的繼續說「還好後來找到了規律，就是到『民族的店』（少數民族開的餐廳）就可以了。」我心想那愚蠢的政策，想要消滅他們的文化，瓦解卻帶來了更緊密的聚攏。



靈魂是自由的

這次課堂上有三分之一是來自各個地方的少數民族，創作沙盤讓他們感受到極大的療癒。很多人願意分享體驗沙盤的感受，但幾乎都只說了「帶給自己的想法很大的改變」卻不細說什麼改變。不說？無法說？不能說？課程進行到了第三天，一位民族的學員叫住了我，對我說「老師，我們的沙遊室裡面，關於伊斯蘭教的物件全部收掉了。去年的暑假，我被叫回學校，突然被要求撤掉」他平靜的說著「我把他們都收掉了。」她平穩的語調下似乎說著我讓沙遊室不完整了，這樣還可以用嗎？這樣是不是會影響？看著她平靜的表情，我心如刀割，如果沙盤的小物件是詞彙，那麼這就是噤聲。我霎時無言以對，看著她的眼睛，我緩緩地回應「想像是無限的，靈魂是自由的」。希望他們能在創作沙遊中與其內在之神交會。

城市日沒已是晚上九點，我想起面無表情、用平板的語調描述著被迫的無奈的學員，心想若生活是一杯水，那麼那些無理的政策所帶來的痛苦，就像掉落杯中的塵埃，或許他們只能選擇安靜，慢慢地將那些痛苦沈澱，努力的讓每一天過得清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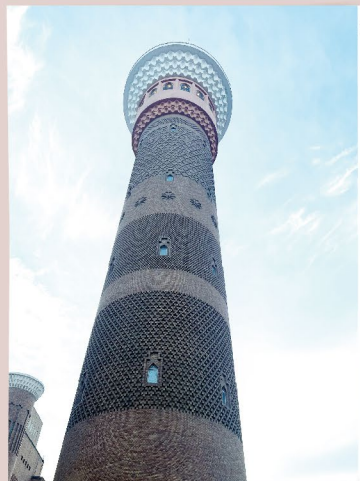
白帽、面紗消失了，但我相信他/她們會在流動於指尖的沙中找回它的純潔、清淨與謙遜。期許沙遊能讓他們將被壓抑的慾望轉化為創造力。

為何而來

為何還要來？我自問。如果心理學是要人自我覺醒，個體化是要成為獨立、獨特的個體，那覺醒後的他/她們能在這樣的環境中過得更好嗎？我質疑起在這裡教授沙遊治療法的意義。我感到悲傷，默默的下定了不要再來了的決心。然而就在下定決心後，在電梯口遇到了一位民族的學生，她用帶著特殊腔調的口音興奮又害羞的說：「老師，我被你圈粉了。我怎麼到現在才認識沙遊，沙遊真的是太神奇了，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天，我就被治癒了」。這個巧遇，動搖了我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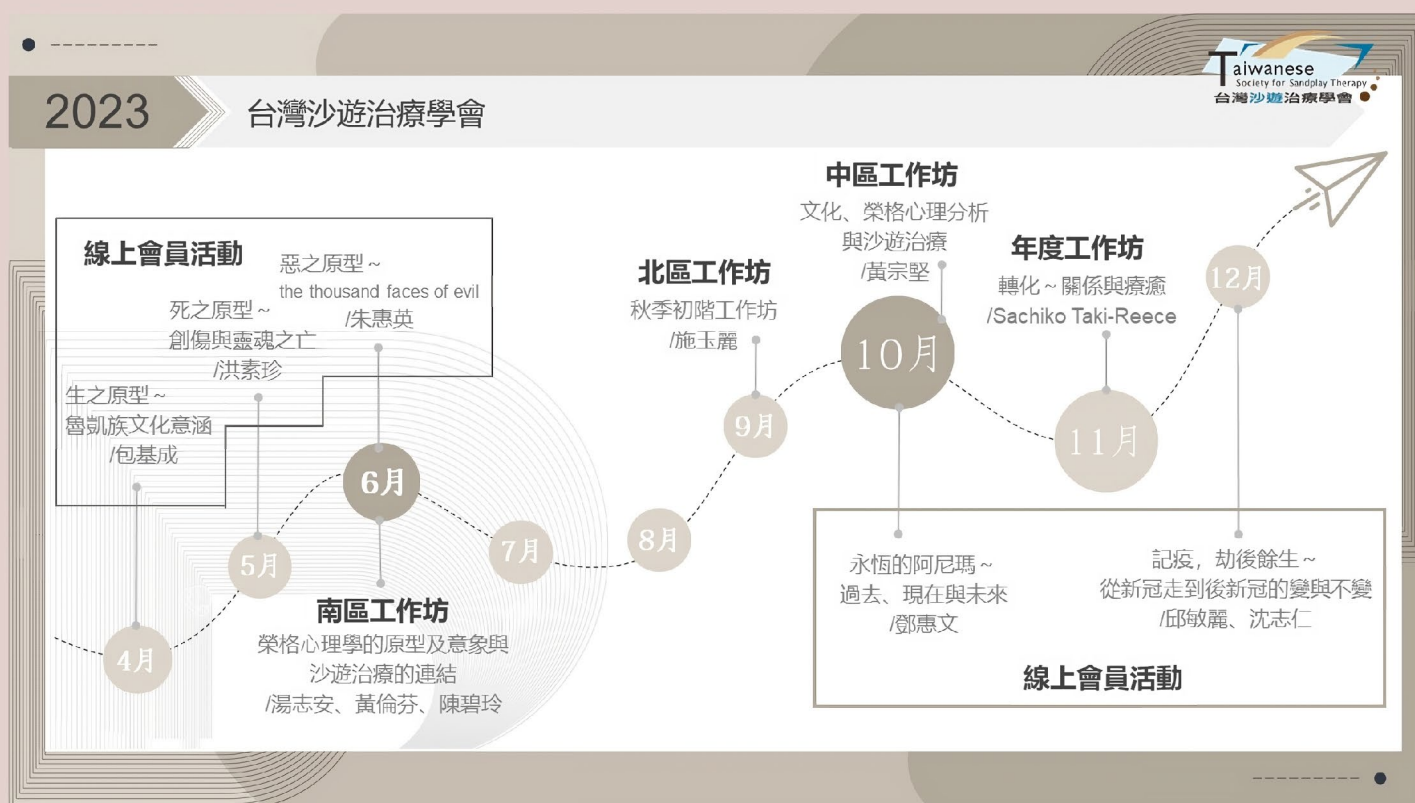
夜幕垂簾之際，想起榮格的一段話「心理治療的主要目的，並不是使病人進入一種不可能的幸福狀態。而是幫助他們樹立一種面對苦難時能具有哲學式的耐心和堅定」，我想我知道該為何而來了。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座花園，只願他/她們能成為自己花園的園丁，花開了，就欣賞那份美麗；蟬鳴了，就聆聽那聲音；葉黃了，就享受秋意；風寒了，就領略那份刺骨，好好照顧自己的花園，迎接四季更迭。若我到來，能帶給他/她們的花園些許的養分，我將帶著壓抑、悲痛的心情，面帶微笑的帶著沙遊療法繼續到訪，跟他/她們一起孕育那片被迫沈默的淨土。祝願他/她們能在那一沙一世界的沙盤中，擁有靈魂的自由。



2023年學會課程

執行秘書 / 吳怡萱



2023年會員物件禮

會員組 / 吳東彥 沈志仁

由於『母子一體』是沙遊治療最為基本且重要的元素，今年的沙遊物件禮物將以『母親原型』為發想，連結出不同的母親面向與想像。對於母親原型，河合準雄在【童話心理學】一書中也提到：母親形象時常兼具雙重性，包含了較為正向的生育、培育、支持、包容等意象，但同時也具備其他負向面：控制、誘惑、吞噬、死亡等。

在生育的主題上，本次會員禮挑選了兩個孕婦形象的物件。一為擁抱嬰兒的產婦，且母子兩人之間仍保有尚未剪斷的臍帶，象徵母子一體的連結。另一則為黑暗母親。相較於前者，黑暗母親的顏色晦暗，表情凝重嚴肅，較難以感受到母親形象中的溫暖與關愛。

除了生產之外，『哺育』也是重要的母親形象之一。相較於其他恐龍物種，偷蛋龍通常會守護自己產下的蛋，並且細心照料幼龍。而母狼育嬰的物件則是源自希臘神話的典故。在故事中，兩個無辜的孩子在一場政變中被扔進河裡。幸運的是，洶湧的河水並沒有沖走這兩個嬰孩，而是將嬰兒籃沖到河岸邊。孩子的哭聲吸引了正在河邊喝水的一頭母狼。母狼不僅沒有傷害他們，反而慈愛地將嬰孩帶回山洞，用自己的奶水餵養他們。兩個孩子在母狼的哺育下，健康的成長。



母親原型



黑暗母親



偷蛋龍



母狼哺育

藏傳佛教中的『祥和四瑞圖』也傳達了母性中的『承載』意象。此故事乃出自《釋迦牟尼佛廣傳·持戒品》。在森林中，住著松雞、兔子、猴子和大象。牠們確定了各自的年齡後，便遵循著長幼有序的戒律，因此，身體大的大象馱著猴子，猴子背山兔，山兔頭頂松雞。簡要的說，此意象除了具備母性中的『承載』意象，同時也具有父性原則中的『秩序』象徵。



松雞
兔子
猴子和
大象



石鼓

除了藏傳佛教與希臘神話都曾經出現母性的主題，東方文化中最著名的大母神則為女媧。女媧的捏土造人，孕育了我們的存在。而其煉石補天，使天空不再穿洞、大地不再龜裂，人們得以安居樂業。此神話傳說流傳至今，古時候人家門前的『石鼓』便被認為曾是女媧煉石補天的法器，而石鼓上時常出現的螺紋則代表蛇，蛇也是女媧氏的一種代表。因此，此「石鼓」物件與東方神話中的大母神有所關聯。此外，從建築學的角度來看，石鼓的存在能防止木構造的門具直接接觸地面而受潮受損，以及穩固木構門具，因此，石鼓也具備守護、穩固的象徵。

女媧之所以藉由『蛇』的形象現身，或許是因為母親通常與『大地』有關。因此，本次年會也挑選『樹之女神』作為會員禮。此女神形象除了與大地產生緊密連結之外，樹有時可看成一個人生命力與精神性的象徵。此物件之外形為成熟的女性，因此，或可看作一個人的女性精神面的發展。



樹之女神

誠如前述，母親除了具備生育、培養、支持、包容的象徵之外，亦同時具備負向形象，例如：對於一些未能心理分化的母親而言，他們可能會過度『控制』子女的行動與思想，這就如同在魁儡物件中，魁儡被主人所操控，而無法擁有自身的自主性。而這些母親，甚至可能會『吞噬』孩子的生命力與靈魂。正如本次會員禮中的糖果屋物件，可能會吞噬孩子的成長；或是猛毒正張開的血盆大口，亦呈現生動的吞噬意象。此外，其背上的大蜘蛛圖案，也可看作負向母親形象的象徵。



魁儡



糖果屋



猛毒



克蘇魯

克蘇魯則是源自克蘇魯神話，其形象為章魚與蝙蝠的合體，兩者可看作負向陰性能量的象徵。在此神話中，克蘇魯目前因不知名的原因而沈睡於太平洋海底，但仍會透過各種心靈感應操控人類的心靈。

鮫鯨魚則是在生物界中，具備特殊母性意象的物種。鮫鯨魚生活在陰暗的海底，在交配過程中，母魚釋放出特殊氣味，公魚前來咬住母魚的下腹，兩條魚的皮膚、血管便合而為一；兩者交配後，公鮫鯨魚的身體器官就會消失，變成母魚腹部下方小小的突起物，憑藉母魚的血液取得養分，永遠供應母魚所需精子。科學家稱此為「性寄生」。



鮫鯨魚

要而言之，由於『母子一體』是沙遊治療最為基本且重要的元素，期待本次年會所贈送的會員禮，能夠催化會員們時時覺察、警惕自身在與當事人相處時，是否能夠具備良好的治療關係，以供當事人再次轉化、重生，抑或是我們在無意識之中，因受個人議題的影響，而無意間成為了吞噬、控制的母親。



沙灘上的腳印

理事 / 王孟心

回頭看看在沙遊治療的領域竟然已經超過二十幾個年頭，我去了哪裡呢？那個起點在哪裡呢？現在比較知道，是從我心裡開始的。我學習沙遊治療的開始是『被召喚的』，如果用榮格的話說，就是讓自性來引導，或是讓無意識來帶領自己。

我第一次接觸到沙遊治療是在美國讀碩士班上兒童心理議題與處遇課程時，老師發了一篇文章介紹沙遊治療。才剛開始讀，其中描繪各式小物件、有藍底的沙盤、孩子可以自由創作自己的世界……。我就覺得它們在召喚我！我興沖沖地去找我的督導，告訴他我要學這個，他告訴我其實這個治療方式跟東方很有關聯，也告訴我日本有一個大師很有名（應該是河合隼雄），並帶我去參觀他同事的沙遊室，他的同事告訴我一個個案在沙盤中與無意識相遇但被嚇到的故事。就這樣我走進了這二十幾年的沙遊學習之路。

碩士班時有少量沙盤治療的訓練，我知道很不足，唸完碩士回到台灣，在一次研習中聽到梁老師對沙遊治療的介紹，我很開心的對自己說，就是這個！我開始了跟梁老師的個人歷程，也開始收集小物件。個人歷程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的人生中有些早期的傷痕一直在影響著我，卻不知如何去看待。也試過不同的諮商取向，但最後還是覺得沙遊治療對我的幫助最大。

我可以體會有些改變發生在無形和很深的地方，有時超過言語的界線，只有自己知道它在那裡。我想這也是沙遊治療最難被描繪的地方，因為改變不是一種向諮商師的學習，而是自我內在的轉化，再加上常常超乎語言之上，存在在象徵中、意識與無意識中，及兩者交界中。而這種影響並不會隨者治療結束而結束。近十年來，生命中接受了幾個巨大的挑戰，心靈上有很多幽暗而艱難的旅程，沙遊治療是煉金的過程，它的影響一直存在、支持和轉化我的心靈，這點我一直感激不已。我很喜歡我自己一路走到這裡的沙遊之路，其實不是因為我拿到了國際證照、也不是因為我成了教學會員。是整個學習與交流的過程，讓我覺得豐足，但同時也映照自我的不足。

碩士班後回台灣三年，跟梁老師的個人歷程走到一個階段，決定回到美國讀博士班，諮商取向轉向榮格，也尋找不同學習沙遊治療的機會。利用工作坊和研討會的學習又對沙遊治療有一番不同的感受，這部分是智性上的刺激與學習。博士班畢業，回到台灣為了完成認證資格的要求，又進行了一段個人歷程。這階段的歷程就偏向個人成長，這兩個階段有智性和感知上互補的效果。之後開始接案、在讀書會中吸收新知、接受國內外不同風格督導個別及團體的督導，這些都是多元而肥沃的養分。雖然拿沙遊治療國際證照一直是我的目標，這個過程花了十二年，是個漸進水到渠成的過程，花時間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是一種沉浸在沙遊中，讓它慢慢浸透的過程。而中間的精華，就是與個案工作。有許多東西是無言的，是超乎認知的，但是會在過程中、在沙盤中、在細微的口語和非口語交換中出現和轉變。我很感激我的個案讓我有機會向他們學習，讓我走進他們的世界，在互動交會的世界中一起成長。希望這個過程一直是個進行式。

撰寫象徵報告經驗談

施玉麗 / ISST教師級會員 榮格分析師 諮商心理師

撰寫象徵報告的重要性：在申請國際沙遊治療師證照的過程中，需要提交至少一篇象徵報告，以顯明個人對象徵的態度並象徵的轉化歷程。身為沙遊治療師的愛好者或見證者，即使你沒有想要追求證照，你也能透過撰寫或思維象徵報告的過程，獲得更深層次對象徵意義的理解，並打開實務或個人心靈世界的另一個轉化的空間。天道酬勤、功不唐捐。撰寫象徵報告的歷程值得親身體驗這一回。

英雄之旅的歷程：完成這份象徵報告也是一個英雄之旅追求聖杯（象徵物）的歷程。如同旅程的開展，英雄一開始不知聖杯為何物？心中一直記掛著它。常常在心中尋思默想認定的象徵物為何？它是具體或想像的？它是直覺式的靈光乍現？它是我目前最有感受、最奪眼目的某個焦點象徵？它是在我的實務經驗中，個案經常使用的某個象徵物？它是我閱讀象徵文章或沙遊書籍的暗示產物？英雄每天來來回回，左顧右盼，多處停留，內外醞釀發想，舉起又放下而難於忘懷。終於有那麼一天，英雄茅塞頓開，有如撥雲見日般地認定這個象徵物就是我願意為它傾注心力追尋的象徵報告主角。接下來是英雄開始離開舒適空間，往外爭戰的時光。英雄開始搜尋網站、書籍、研究報告以進行象徵知識或象徵物意義的文獻搜尋、並馳騁想像的原野。英雄還需要引導者的指引。英雄與督導相遇、討論象徵內容及歷程，以擴大對象徵物的理解。

英雄需要同伴的鼓舞。英雄與同伴短暫交會停留。彼此尊重每人的旅程腳力，不探求隱私內容，卻共同激勵，交換精神糧食。彼此相約就在長亭短亭下相會。在這個往外追尋象徵物的旅程中，英雄更不能把自己丟掉。英雄常常反問自己，我與這個象徵物的對話是什麼？此時此刻呼應象徵物的共時性是什麼？個案使用這個象徵物，對我的衝擊是什麼？最重要的是，這個象徵物與我的英雄之旅的關連是什麼？這個象徵物，在我的生活中或心靈世界中，時時提醒我的是什麼？補償我什麼欠缺的？我能因而更加了解我是誰嗎？終於到了那一天，英雄可能會發現，所謂的聖杯就是自己。表面上，是某個象徵物吸引你的目光，全心全意全魂地追尋它，驀然回首，那個另一面貌的我，卻在燈火闌珊處。英雄見證苦心追尋的聖杯（象徵物），原來就在內心中。象徵物的意義，就是英雄之旅的意義。英雄探索它、發現它、見證它。

撰寫象徵報告是一段旅程，呼應內心英雄之旅的探索及發現。其間的辛苦面，需要英雄個人以犧牲作交換。也許是心志的惕勵、時間的剝奪、享樂的放棄、束縛的網綁、挫折的消磨或是內在陰影的騷動等等。所幸這條路，吾不孤單，有心理師、督導及同行者一起陪伴向著目標前進。一切的可能就在門口等候著英雄。

如何成為一名ISST認證沙遊治療師

監事 / 陳碧玲 (ISST理事)

沙遊治療是瑞士心理學家Dora Kalff基於C. G. Jung的心理學原則以及Margaret Lowenfeld的世界技法所發展出來的治療模式。1985年正式創立國際沙遊治療學會，簡稱ISST。要成為ISST認證的會員有兩條路徑，當你的國家已經有一個ISST會員學會 (member society)，就依照會員學會的認證規定來申請。若是你的國家或區域沒有ISST的會員學會，可直接向ISST申請成為獨立會員 (individual member, 簡稱IM)。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TSST) 已於2013年申請通過成為ISST會員學會，在組織章程第八條中提到國際認證會員包括教師級及臨床級，認證均須符合ISST的要求。以下將談談如何進行ISST會員認證的要求。

一、受訓者資格 (qualification for the training) :

受訓者必須具備以下資格：1. 具有大學學歷之醫師、心理師、教師、神職人員、臨床社工師或是接受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專業訓練者。2. 未具備大學學歷，但能展現相當之教育程度者也列入考慮中。3. 經由正規學習管道而具備心理病理學、心理診斷與心理治療之知識，並有實務工作經驗者。4. 經由個人心理分析或是其他門派之訓練，達致相當程度之內在成熟度與內省能力。5. 必須具備在本國從事心理治療工作之執照。6. 在特殊情況下可有例外。

二、認證程序 (certification process) : 認證的程序可包含以下步驟

步驟一：了解ISST對會員認證的規定。ISST認證會員的條件包括五大項目

- A. 以沙遊治療進行個人歷程：必須跟一位ISST認證會員來進行。目前台灣沙學對於這部分的規定是最少要有40單元的沙遊歷程，其中包括至少25盤沙盤。
- B. 理論訓練：ISST要求最少須有100小時的理論訓練，且須基於傳統Dora Kalff以及榮格心理學的原則，且必須與ISST認證的教師級成員來進行。自2024年1月1日起，線上訓練可容許最多50小時，但必須是具有現場互動的網路研討會 (webinar) 形式。
- C. 象徵報告：須撰寫兩篇象徵報告，每篇至少10頁，但不超過20頁，1.5倍間距，至少一篇報告要包含臨床的沙遊治療材料。
- D. 實務工作的督導：與至少兩位以上不同的教師成員進行督導，時數最少80小時，其中最少30小時是個別督導，團體督導最多50小時。團體督導時數至少是團體督導總時數的20%。例如團體督導時數50小時，至少須有10小時提報案例。實體團體督導建議最佳人數為6人，最多為10人。線上團體督導自2024年1月1日起可以容許最多30小時，但須符合以下要件：線上團體督導開始前，督導應個別地與每位受督導會面 (面對面或線上形式都可)，以認識每個受督者；線上團體督導人數不可超過5人；線上團體督導必須與同一位督導和在同一個團體中進行；團體督導一個單元 (session) 容許一次案例提報；一次案例提報至少兩小時。
督導時數可以全部是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只是選項。個別督導也可以透過線上提供，但督導和受督者雙方必須事前見過面，督導必須了解受督者的專業背景 (credentials)。注意，督導必須與個人沙遊歷程治療師不同。
- E. 撰寫一個完成的案例報告：報告長度至少30頁，最多50頁，1.5倍間距。案例報告必須由三位ISST教師成員進行閱讀並評量，教師成員必須是被認定的案例評論人 (case reader)。如果申請人的國家有ISST會員學會，至少要有一位案例評論人來自不同的會員學會。申請人的沙遊歷程治療師、導師 (advisor)、任何督導 (supervisor) 以及諮詢者，都不能擔任案例評論人。



步驟二：保存你的訓練紀錄

可採用 Appendix D form (國際沙遊學會 ISST 臨床級國際認證會員訓練紀錄並作為申請認證之用) 來保存訓練的進度。要特別注意有幾個項目需要簽名以驗證其完成。最好是當你上課或接受督導時，即向教師或督導取得出席證明文件。在取得證照前，保存這些文件作為證據。

步驟三：選擇一位導師 (adviser)

開始撰寫象徵報告前，選擇一名認證的 ISST 教師成員擔任導師。導師可以是你的督導、訓練師或其他 ISST 的教師成員。導師必須已被認證為教師成員至少兩年。導師的角色是引導學生候選人的專業發展，以通往認證之路。導師費用 TSST 並沒有規定，建議與導師自行協商。

步驟四：撰寫象徵報告：總共兩篇，每篇均須由一位閱讀者 (reader) 評量通過

步驟五：開始撰寫案例研究報告 (final case study)

當你完成理論訓練、督導和通過兩篇象徵報告時，你已準備好開始撰寫案例報告。你可以詢問督導的建議，選出適合的個案。案例報告撰寫的準則請參考 ISST 網頁中：Guidelines for writing a case study。提交案例報告時要選擇三位 ISST 訓練通過的評論人 (case readers)，評論人的費用由他們自己決定。在提交案例報告給評論人前，你的受訓紀錄 (Appendix D form) 必須均已填寫完成並上傳給導師，導師會先檢視你的訓練紀錄，並驗證你已經完成所有的訓練要求，再上傳你的案例報告給評論人。評論人閱讀完畢後每個人會提供一份評量報告給導師，並告知通過與否。

步驟六：完成你的 Appendix D 表格最後的部分

當三位評論人都一致通過你的案例報告後，請完成 Appendix Form 最後的部分。

步驟七：將所有申請資料送交台灣沙遊治療學會「國際會員認證小組」

最後，導師會提交已完成的 Appendix D Form、三份案例報告的評量報告，及你的個人履歷給台灣沙學秘書處，秘書處再轉寄給國際會員認證小組。待確認所有內容無誤後，再將所有資料轉寄給 ISST 認證委員會，這時你只需等待結果。

假如你已是合格的榮格分析師 (必須是 IAAP 會員)，ISST 認證的要求有些調整，包括：

1. 和一名 ISST 成員進行個人沙遊歷程。如上所述，依照台灣沙學的規定，最少要有 40 次會談，其中包括至少 25 盤沙盤。
2. 60 小時的沙遊理論的研習時數。
3. 沙遊治療臨床案例督導：總共 40 小時，其中最少 15 小時必須是個別督導，團體督導時數最多可接受 25 小時。候選人團督時每 5 小時要有 1 小時報告其沙遊臨床案例材料 (即案例提報時數為團督總時數的 20%)。
4. 撰寫一篇與沙遊相關的研討論文並包括沙遊的臨床材料。格式與頁數如認證程序中步驟一的 C 所述。
5. 撰寫一篇臨床案例研究，相關規定如認證程序中的步驟四所述。其他未述明部分，與非榮格分析師的認證要求相同。

另外，由於 Covid 19 大流行造成全球在親臨現場的訓練上遭到阻礙，ISST 理事會通過一個特別條例 "Exception Period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即從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這期間所有線上理論訓練時數和線上團督時數，皆被視為『面對面時數』。但申請者必須在 Appendix D Form 中標記這些線上演講、課程、研討會和團督的日期。

本文是筆者整理自 ISST 網站及 TSST 國際會員認證程序的內容所得，若與 TSST 規定不符，請以 TSST 公布為準。最後，深切歡迎有興趣的會員共同加入 ISST 的行列。



火與我－我與象徵的相遇

簡宇卿 / 諮商心理師

2007年，我從師大跑到淡水，跨校修了黃宗堅老師在淡江教心諮商所開設的藝術治療。課堂中，我很直覺的畫了一幅水中的火，做為自我意象的展現。當時我其實並不很明白，這代表什麼。

13年後，當我準備著沙學線上會員活動講題「淺談宗教中火的象徵」時，這個畫面從記憶的深海中倏然浮起，綜合這十幾年對自己內在狀態的整理和象徵意涵的學習，我頓時因著理解而感到觸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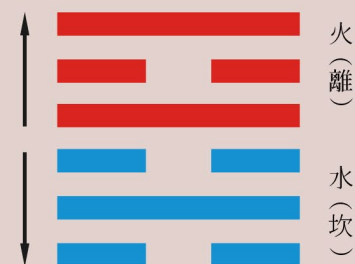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在易經中，火上水下的卦，叫作未濟卦。雖然火性向上延燒，水性往下流淌，但此處在上的火更往上去，在下的水更往下走，兩者背行而不相交，所以象徵未濟、未完成。

在易經的哲學觀裡，萬物相交才能使能量產生變化、進而生生不息、有生命力。這不也是深度心理學的精神嗎？當我們內在的不同面向可以相遇、碰撞，才能進而相識、整合、超越。我想起當年內在許多面向對立背馳、無法整合的自己，毅然決然跳入深度心理學的學習，在精神分析、沙遊的領域規律地被督導、進行個人歷程，內在的水與火，也自此開始熱烈地相視、相交。



未濟卦



(施洗約翰)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可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替他脫鞋子也不配。(耶穌)他要用聖靈和火為你們施洗。...至於糠秕,他要用永不熄滅的火燒掉。

在聖經中,施洗約翰以水給人們洗禮,象徵洗去過去的罪和無明的渾噩生活,從此以潔淨過的神聖意識重生,而他認為耶穌以聖靈之火來為人們施洗,這個神聖而熱切的火將帶來更強大的淨化。

在我個人和我的個案們的沙盤歷程中,火的出現時常帶著很關鍵的轉化動能。火可以燃燒、熔鑄大部分的物質,因此在心理意義中可以象徵將多餘、老舊無用、不純粹或不再需要的面向淨化、帶走,但它與水的淨化意義又有些許不同。透過水洗,我們可以清潔髒污、灰塵,使之重新回到本然面貌,在心理意義中常象徵潔淨、新生,但是火的淨化不只是物理上的洗滌,而是一種化學上的質變,它將物質煉淨成更純粹的本質。透過火洗,一切已然不同、再也回不去從前,而這在內在心理歷程中,常象徵著強烈而無法回頭的轉化。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火總是令人又愛又畏。我們渴望火的溫暖、明亮,也畏懼它的危險、難以掌控,一如我們渴望改變,卻不樂於經歷改變過程可能伴隨的不適與不安。在許多佛教經典中,火經常被比喻為內在灼燒難忍的各種慾望、憤怒、痛苦。

在青少年個案的沙盤歷程中,火經常出現在強烈的自我意識誕生之際,也常伴隨著對父母的反叛與憤怒,這對青少年本身和家庭都會帶來極大的不適與不安,內在感受與外在關係就像處於燃燒的火宅中,痛苦又恐懼。身為治療者,此時需要為青少年及其家庭撐開一個安全而受保護的空間,就像一鼎不會被火焚毀的金爐,堅定的護持住轉化帶來的烈焰,這些不適與不安才有機會在被涵容的治療關係中得以承受。

觀如來慧力,如夜然炬火,為眼為大明,來者為決疑。

我是一個幾乎每天點火的人,我指的是以實際的火柴點亮明火,這是長年養成的每日靜心習慣。心理治療是個不斷面對人性無明的工作,不管是個案的或是治療師自身的。潛意識經常從幽暗的深處伺機而動,將人的清明意識一瞬間捕獲吞沒,透過督導、自我整理、靜心來點亮自己的混沌,將無意識的情緒經驗提煉成有意義的洞察,是無數前人傳承下來的提醒,我也深切感受到在此中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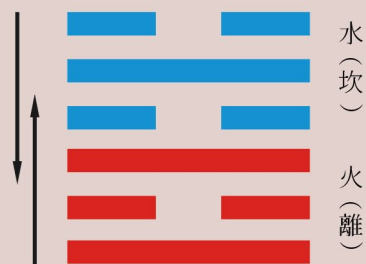
佛經中經常以火比喻智慧,在黑暗中的火炬,猶如在潛意識中升起洞察之光,使人在迷失中找到方向與安定,這樣的歷程,不也與深度心理治療十分相像?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

在易經中,這個與未濟卦上下相反的卦,叫作既濟。向下流的水與往上燒的火可以相交,有完成之意,但這卻不是易經的最後一卦。易經六十四卦中,最後一個卦是未濟卦,整部易經結束在一個未完成的火水不交之卦,似乎也暗指著,人生的未完成乃是常態,因為這些未完成,敦促著我們前行,所有的未整合,都是一個旅程的開始,所有的終點,也蘊藏著新的起點。如此,生命得以循環不息。



即濟卦



沙學的年度會員禮－死神物件的象徵

劉又綺 / 臨床心理師

我加入台灣沙遊治療學會多年，每年都很期待沙學的年度會員禮，每次都像抽獎一樣，年年有驚喜！2022年收到的禮物，是日本動漫死亡筆記本的死神－路克和雷姆，我想這也呼應著這幾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家生活籠罩著疾病和死亡的恐懼。

所謂的死神，指的是宣告人類死亡的神秘人物，通常被描述成一個身著黑袍、戴著黑色骷髏頭面具、手持長鎌刀的神秘、恐怖的形象，以下是一些死神可能的象徵意義：

1. 生命的終結和轉變：死亡是一個人生命中最終的轉變，也是所有生命必經的過程，當死神到來，意味著一個生命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在凱爾特人的傳統中，死神形象常與「萬聖節」相關聯，因為這個節日慶祝收穫季節結束，進入一年中的黑暗階段，他們相信在這段期間，生與死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靈魂可以在這兩個世界之間自由穿梭，死神被認為是在這段時間中的保護者和引路者，幫助已故者的靈魂找到最終的安息之所，所以死神有時也被稱為「引導靈魂至陰間之神」，象徵著生命中死亡和重生的循環。
2. 不可避免的命運：死神象徵不可避免的命運，是因為死亡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抗拒性，死亡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歷程，無論是誰，都無法逃避死亡的到來。
3. 恐懼和不確定性：死亡是一種神秘和不可預知的過程，當人們面臨死亡或死亡的威脅時，往往會感到害怕和不安。
4. 威嚴和權威：死神被認為是終極的力量和權威，可以在任何時候宣告一個生命的結束，讓人們對生命的脆弱和短暫有更深刻的體悟，在中國文化中，死神通常稱為「閻羅王」，傳遞出一種嚴肅和權威的感覺，代表著死亡裁決的力量。

我自己收到物件的當下，除了想到死神讓人恐懼的形象之外，也想起死亡筆記本中的雷姆（圖左），她與以往常見的男性死神形象不太一樣，她是以女性的性別出現，且在故事中為了拯救心愛的人而犧牲自己。

在沙遊治療中，沙遊物件的象徵除了物件本身的背景故事之外，還包含世界各地的文化、歷史、童話與神話中如何描述該物件及其本身的涵義，以及個案在拿取物件時的聯想與解讀，個案將物件視為什麼、稱之為什麼及如何應用，都會是我們在理解物件象徵很重要的要素，甚至物件的來源，有時候也會納入一併思考；從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收到的物件，對我而言似乎也多了一層全台灣沙遊治療師的凝聚力與支持的力量，讓我們在從事沙遊治療工作時，能想起在這個領域裡一起努力的大家。



日本動漫死亡筆記本的死神－路克和雷姆

複雜性創傷的療癒及轉化

李偉誌 / 行政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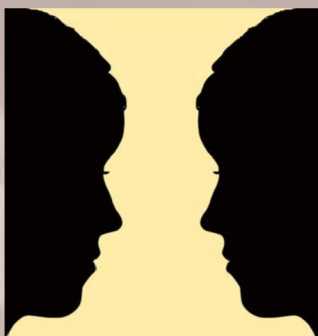
很开心能夠有機會參與2022年沙遊治療學會所開設的工作坊，整整四天由Linda老師帶來的充實課程，讓我對沙遊治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第一天的課程裡老師以複雜性創傷作為開端，讓我們以更加身體性的方式去感受究竟何謂「複雜性創傷」，舉凡乾涸的、紊亂的、不具凝聚力的、沮喪的，這都是很普遍大家在看到複雜性創傷個案沙盤的感受，這樣的方式讓我更能夠去親身體會，若真的在與這樣的個案工作所可能會經驗到的想法與感覺，並且能夠去覺察，若身為一位心理師可能產生的反移情，或是在這段治療關係裡與個案所產生的共移情。

第二天的課程更是圍繞在心理治療裡相當重要的「關係」，這就像是在煉金術中最首要的關鍵即是封緊的容器，不封緊的容器是會在加熱過程中爆裂，並且使物質噴灑而出，因此心理師與個案間的契約及共識影響著治療關係，而這樣的治療關係更是會影響著接續的煉金過程，並且老師也以榮格所提出的「負傷的療癒者」原型來解釋在心理治療裡，心理師的角色以及個案是如何相互療癒及轉化的。

第三天則是以腦神經科學來佐證在心理治療關係中，我們的右腦與個案右腦的共鳴，這更是近一步的以實證角度解釋了心理師與個案間究竟是如何以無意識進行交流。來到了第四天是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天，即便到了今天我仍然會不時地想起其中一盤「創造—分化—再分化—破壞—重生」這是我腦中所浮現的想法與文字，而Linda老師以細胞分裂的方式去解釋是我所沒有想到的，但是在我的畫面裡那是一個極具能量的創作過程，也讓我知道了，即使是沒有物件的沙遊治療，依然是如此的有能量並且充滿了生命力。

四天的課程每天都是滿滿的收穫，看著一盤一盤的沙盤，就如同我們也陪著個案走過了那個歷程一般，歷經了療癒與轉化，這樣的身歷其境同時讓我想到了 Linda 老師所分享的一句話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ntegrative force we have.”

“關係是我們所擁有最能整合的力量。”

— Dan Siegel

真的非常感謝 Linda 老師與沙遊治療學會所帶來的工作坊，讓我能夠有這麼豐富的感受以及體驗，這不僅是知識的獲取，更是一種經驗的分享與吸收，能夠透過線上的課程去體會自己的感受、個案的感受以及我們共同的感受究竟會在關係中如何流動，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學習與體驗！

看不見卻真實的存在： 沙遊治療關係中的反思

李松霖 / 諮商心理師

在2022年的尾聲，Linda Cunningham為我們帶來一場富滿療癒力的課程，「創傷與療癒—複雜性創傷與治療性關係」。課程的一開始，Linda邀請與會的學員準備一個自己的滋養小物，就知道這將會是充滿溫暖與療癒的課程。

創傷一直以來在心理治療裡都是一個棘手的議題，常常讓治療師會有下意識地警覺與緊繃，除了其本身的複雜與多變性外，其所可能潛藏的痛苦與巨大的能量，也時常讓治療師在面對創傷型個案時備受影響。Linda不斷地強調，在面對創傷時，『內在的自我正向滋養意向相當重要，當跟創傷型個案工作，治療師如何安定自己的內在，穩定自己的神經系統也影響著治療的方向與品質』，也在這句話埋下了系列課程的伏筆，治療師自己的狀態是在與創傷型個案互動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Linda從創傷的發展角度切入，引導筆者看見處理創傷議題的關鍵因子「關係」。治療關係早已在眾多的心理學研究當中被強調，然而身為一個實務工作者，隨著工作的累積，逐漸開始體會到關係中的難與妙。在沙遊治療進行的過程中，不管是動態或是靜態的，最後所呈現出的沙圖成果，總是吸引著治療師與個案的目光投入，試圖著想從沙圖裡，找到排除痛苦的解方。然而在聽到Linda分享著治療中「無法看見，只能感受」的部分，對於創傷在沙中的呈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除了沙圖外，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與個案間的關係，才是修復創傷的關鍵。

個案帶著創傷進到晤談室，藉由沙遊的創作使創傷在關係裡重現，而治療師透過在治療關係裡嘗試重新創造母子連結來協助個案內在的整合；然而創傷本身卻可能對於關係產生破壞，治療師要如何維持天秤的平衡？Linda藉由豐富的實務經驗，以『創傷的不思之知』，分享在語言外，治療師與個案右腦對右腦的傳遞，藉由身體的情緒對話，傳遞給個案。藉由創傷沙盤的實務解析，讓筆者更能嘗試理解對於個案沙盤的感受，而這份感受不僅在於體會物件所呈現處的象徵意義，更是感受沙遊治療中，關係歷程的變化。藉著練習，除了感受個案、感受沙圖，也試著感受自己的內在狀態是否受到波瀾、是否足夠穩定。治療師在處理令人感到沉重、最深層的苦痛時，也必須同時將注意力放在自己對於當下狀態的感覺，以更能捕捉到個案在語言與沙盤以外的訊息。

個案帶著受創的內在走入治療室，創傷的工作猶如協助個案整合四散在各處的碎片，協助個案整合分裂四散的自己，其中包括關係中創造母子的連結；透過感受、關係與象徵意涵，來協助個案進行統整與理解。而穩定的關係在於不過度引導，而是緊緊跟隨。而究竟要如何能在關係中更深化，以及治療師如何覺察自身的感覺來試著自己更靠近個案。Linda透過神經科學與右腦和右腦的訊息傳遞、身體化等，開啟對於治療關係全新的認識與覺察。筆者反思在以往沙遊工作中，確實時常過度聚焦沙圖，將分析重點著重在個案物件上的挑選、擺放的位置或是個案語言上的資訊等，而忽略了治療關係裡治療師與個案關係的連結與變化。在接觸創傷型個案的時候，常常也會被自己的內在起伏所影響，過度思考需要用什麼技巧、什麼回應技術、想要看到什麼、引導個案去哪裡？而忽略了每次晤談都存在的東西，與「個案的關係」；Linda提到『關係是我們所擁有最具整合的力量』，讓筆者有機會拋開過多的技術與過度專注象徵意義，用全新的視角去感受個案。

沙遊治療是在個案與治療師的關係裡共構出來的，其中包含個案無意識裡向治療師所傳遞的訊息，而治療師也需要感受到自己的反移情，並以此作為理解個案的工具。藉由創造出修復性的母嬰關係，所有治療關係裡都存在著無意識的交流。治療師需不僅是注意負向的感受，而是專注於各面向的反移情，並能在無論個案的狀態是什麼，治療師都如實地接納，並為其中的關係注入新的生命。本次的課程特別感謝沙遊治療學會、Linda與朱惠英老師，由淺而深的帶領，一步步透過創傷沙盤的形式與樣態來提升筆者對於感受的覺察，同時藉由創傷沙盤的發展歷程，與治療中移情與反移情的力量來協助個案整合自己的內在。

參與「國際沙遊年會－當東方遇見西方 過去、現在與未來」心得分享

黃小芬 / 諮商心理師

當2023國際沙遊年會訊息出來時，心理第一個念頭是『我想要去』，除了去參加年會外，可以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雖然知道自己語言不好，但仍想帶著這股傻勁去體驗、開拓自己新視野，便與夥伴開始規劃行程、語言學習等準備，當決定那一刻起，個體化旅程便已開始。

第一日晚上開幕式活動，先以音樂暖身開場，與會者便開始隨音樂跳舞，音樂真的是一個連結彼此、放鬆氣氛催化劑，也是可共通的非語言形式。當下也想，若辦在台灣可以以何種形式呈現？心想是『舞龍舞獅』，碧玲老師則說『八家將』，看起來都是富有台灣味的啟動儀式。當日最末，所有與會者將自己帶來的沙共同放入沙盤中，看著沙景變換著，頗有融合意味，更特別的是，五日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給每個人可帶回去一小袋沙，我帶回著來自不同國家的沙，感覺到這沙像吸金大法集結各地力量，希望這份祝福也可帶給個案轉化的力量。

剩下的四日中，不論演講、個案報告或體驗工作坊，內容沒辦法完全吸收，但我覺得最可貴的是看到沙圖歷程變化、治療師報告的呈現方式、如何用情感投入個案與報告中，還有最重要的是與不同的治療師交流、經驗分享。印象深刻的是Shannon Yockey和Maria兩位治療師的個案報告，她們兩位都是屬於那種溫柔，講話不疾不徐，同時又是很具內在中心流動且有力量力的治療師，不僅被她們個案沙圖驚艷到，也被她們的情感感動到。而主席Takuji先生在回應個案時用少少的語句卻有莫大的抱持力量，像是智慧的長者。已滿頭白髮的 Betty Jackson和Judy在演講中，講述到與 Dora Kalff互動或個案故事時，片刻中感動地流下眼淚，可以感受到沙遊是一趟內在的朝聖之旅、煉金之旅。坐在台下的我，心裡也暗許自己『成為這模樣的人存在著』及『我想這樣老去』，看似無為而為，卻又真摯、智慧與個案同在，同時，我也可深刻感受到那眼淚，因走上自己的英雄之旅，實屬不易，是很多艱難與感動時刻交織而成。

與不同國家治療師的交流，是另一個直接感受到被支持的力量。Elaine勇敢地發聲，讓我感受到要勇於發聲，才有機會被聽見，別只是躲起來舔傷口、自怨自艾。Ruby告訴我，只要走出去了，一點都不孤單，夥伴都會盡所能協助、提供所需的資訊。若今日沒有踏出至年會，也就不會有對外的連結，更沒有更大的視野，原來可以是這樣，原來還可以這樣，原來不分國籍，可以是相互支持以成就更好的自己，好像自己心中藍圖可以再往外延伸、拓展一些。



活動的結尾，在大會製作的五日活動短片中回顧，自己也在歷程中回顧，『哇，沒想到自己戰戰兢兢地完成這想都沒想過的生命歷程』，心中為自己讚嘆了一下，也許對別人很容易，但我知道對我自己而言，不容易且只是bigger，後續還有漫漫長路持續發生。

最後，大會拿了很多塊布組合成為一曼陀羅圖案，每個人將禮物藏在布裡，然後每個人再去尋寶，作為交換禮物的儀式，收送禮物，也是收送心中的祝福與感謝。這次有機會參與其中，我也很謝謝志安老師的鼓勵與全程遠距的關心，謝謝碧玲和美涓老師在大會中的照顧與經驗分享，和謝謝同行夥伴思佳一起壯膽，共遊以色列與土耳其。因這群人，才得以完成了我人生初體驗，心中滿是感謝。

撰寫此文，的確獻醜了，主要用意是想傳達，若沙遊是你覺得可以往生命深處走下去的道路，你也可成為那座橋，銜接與國際接軌的橋樑，銜接前輩開疆闢土後輩承接傳承的橋樑，銜接自己內在靈魂與外在世界的橋樑，希望未來有更多夥伴一起同行

「原型」的三自性－線上課程經驗分享

莊伯萱 / 專輔教師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

在榮格心理學中，「原型」扮演極為重要的概念
原型也在不同的文化、故事中以不同樣態呈現
恰巧這次參加學會線上課程時，有一些類似共時性的個人經驗發生
而產生共鳴。因此，我想透過該堂課程的主題，並搭配個人經驗的敘事方式
來表達參與課程的經驗分享

見山是山－與魯凱族故事的相會

原住民的文化故事，總是深深吸引著我。我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有著不同文化故事發展，豐富的語言和習俗，也呈現這塊土地的多元性與共融性。

魯凱族的代表花為百合花，百合花大多在春夏交接的時候開花，其象徵著「聖潔」。在西方世界中，百合花的意象是聖母瑪利亞，又可稱為「聖母之花」；對於魯凱族來說，百合花更有其文化特殊意涵，甚至若要佩戴百合花的花飾，需要經過一定的儀式與步驟。對於男性來說，配戴百合花象徵著「生命力」與「勇氣」的展現；女性配戴百合花則是「重視承諾」與「優雅純潔」。

歌手王宏恩與張惠妹曾經一起合唱過《巴冷公主》這首歌，歌曲正是敘說魯凱族的傳說故事，歌詞：『百合是那記憶的花，靜靜飄著悲傷的香，愛過會留下痕跡阿』。其歌詞呈現了百合花對魯凱族的重要性。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首歌，無論是歌詞所描繪的意境，或是歌手演繹的情感，非常有故事性和穿透力。

自從開始接觸「原型」的概念，我內心裡一直有一個疑惑：「我們似乎沒有自己獨創的童話故事呢」，無論是大家耳熟能詳且富有原型寓意的《小美人魚》、《白雪公主》、《拇指姑娘》到日本的《桃太郎》、《鶴的報恩》等。似乎我們國家尚未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童話故事。而當我上完這一課，我突然有一個轉念，或許我們原住民的傳說故事，能成為一種獨特的象徵故事。尤其，《巴冷公主》的故事還曾經被改編成熱門的電玩遊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結合科技與娛樂來發展我們獨有的故事呢？

見山不是山－當課程進行正與自身經驗的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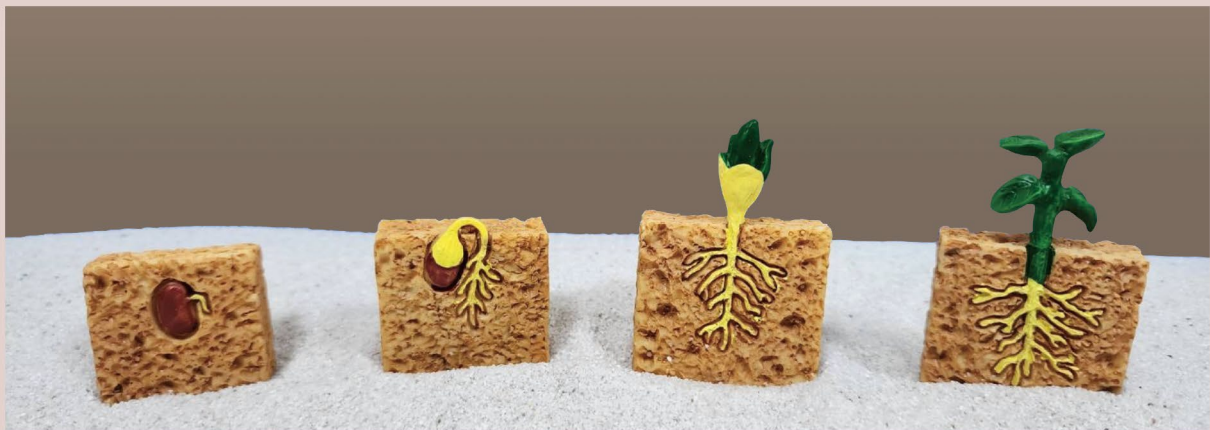
「頭目之女(巴冷公主)與百步蛇王結婚」的故事,讓我想到:當時的我,正一邊聽著講師敘說動人的傳說故事,並一邊在影印店,印製著我的論文完稿。我下意識的聯想:「這是否也算是一種結合?或者誕生?」一直以來對學術發展沒有多大興趣的我,在陰錯陽差之下(可能是無意識的招喚?)讓我一腳踏入了學術的領域,並將沙遊治療(較多質化研究)與量表編製(量化取向)進行了一種整合性的研究。將不同元素整合在一起雖然具有創新意涵,可是產出的過程,卻紮紮實實的苦了自己。當我聽著講師敘說此故事中的曲折與種種考驗,猛然一看,怎麼跟自身經驗有如此的相似性,而我正在迎向故事的最後篇章。

見山仍是山－物件讓彼此更靠近

每一次的會員相聚,我最喜歡的就是Q&A的環節,看到夥伴們總會拿出自己的「看家法寶」(指沙遊物件)。彼此交流蒐集物件的心路歷程,以及物件的獨特寓意,當下不由自主的湧上一種連結感,雖然我們是透過線上交流,但因為分享,彼此跨越了時空的限制。

這次課程的主題是「生的原型」。因此,我想分享自己很喜歡的物件:「**成長中的種子**」。第一次看到這個物件,我對自己有個覺察,過去的我,總是講求效率、速度,服膺這個社會所要求的期待。然而,這份「快」的信念,不知不覺的讓我未經咀嚼的吸收,甚至無法有耐心的梳理自己,進而失去很多寶貴的體驗。現在的我,則是讓自己慢下來,試著練習「活在當下」,用心去經驗每一刻。

成長中的種子



疫情後沙遊南區工作坊紀實

監事/ 陳碧玲 (ISST理事)

因為 Covid 19 大流行在台灣的數度爆發，已經籌備好的沙遊南區工作坊連續兩年被迫取消。2023年6月在台南，終於迎來一場與會員們面對面的沙遊交流。

工作坊在6/3及6/4兩天舉行，地點在台南「潤學商務共享中心」，現場共有25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參與者出席。本次工作坊主題聚焦在榮格心理學原型 (archetype) 與情結 (complex) 的兩個概念與沙遊的關聯。此議題也是會員在會員大會中提出感興趣主題之一。整個課程包含12小時國際沙遊治療師認證積分。

第一天早上課程由ISST認證沙遊治療師陳碧玲主講，並由ISST認證沙遊治療師、教師及督導湯志安老師指導及共同教學。主題講述沙遊中常見的原型意象，並透過沙圖來理解原型在沙盤中的呈現。誠如榮格所說，原型可能無法邏輯地被描述或實際被看見，也許只能在夢境或積極想像中瞥見或感受其能量。然而透過個案在沙盤中所選的物件，或是在沙上創意的設計，我們窺見原型的面貌。下午的課程由湯志安老師主講：從沙遊歷程看情結意象。志安老師指出，榮格認為情結是心靈的碎片，與象徵的表現有緊密關係，因此是通往無意識的皇家大道。此單元除了講述情結的概念、情結與原型的關係外，並藉由沙遊案例的分享，探索母親情結在沙遊中的轉化。

第二天早上的課程仍由陳碧玲心理師主講，並由ISST認證沙遊治療師、教師及督導黃倫芬老師共同教學，講題為：數字原型在沙盤中的現形。數字常出現在個案沙盤中，可能是具體可數的物件，也可能是隱身在沙景中的神祕組成，這些數字原型代表案主心靈的一個新秩序即將自混亂中產生。單元中講述數字1-9的象徵及意涵，並帶領成員透過不同個案的沙圖，探索數字原型的浮現。下午的課程由黃倫芬老師進行案例分享，談一位青年透過沙遊歷程與積極想像技巧的協助，走過父親情結的磨難，建構出內在的安全堡壘，朝向陽性能量的發展。

課程最後，碧玲心理師利用有限時間，重點分享ISST會員認證的要求與程序，為有心追尋ISST認證的會員勾勒出一個藍圖。衷心盼望台灣沙學的國際會員能有更多生力軍加入。當然，結束前的小高潮一定要來點「小物件抽獎」，這次準備了「土地公」和「達摩」共五個小物件，讓幸運的成員帶他們回家。



南區工作坊 「榮格心理學學的原型 及情結意象與沙遊治療的連結」參與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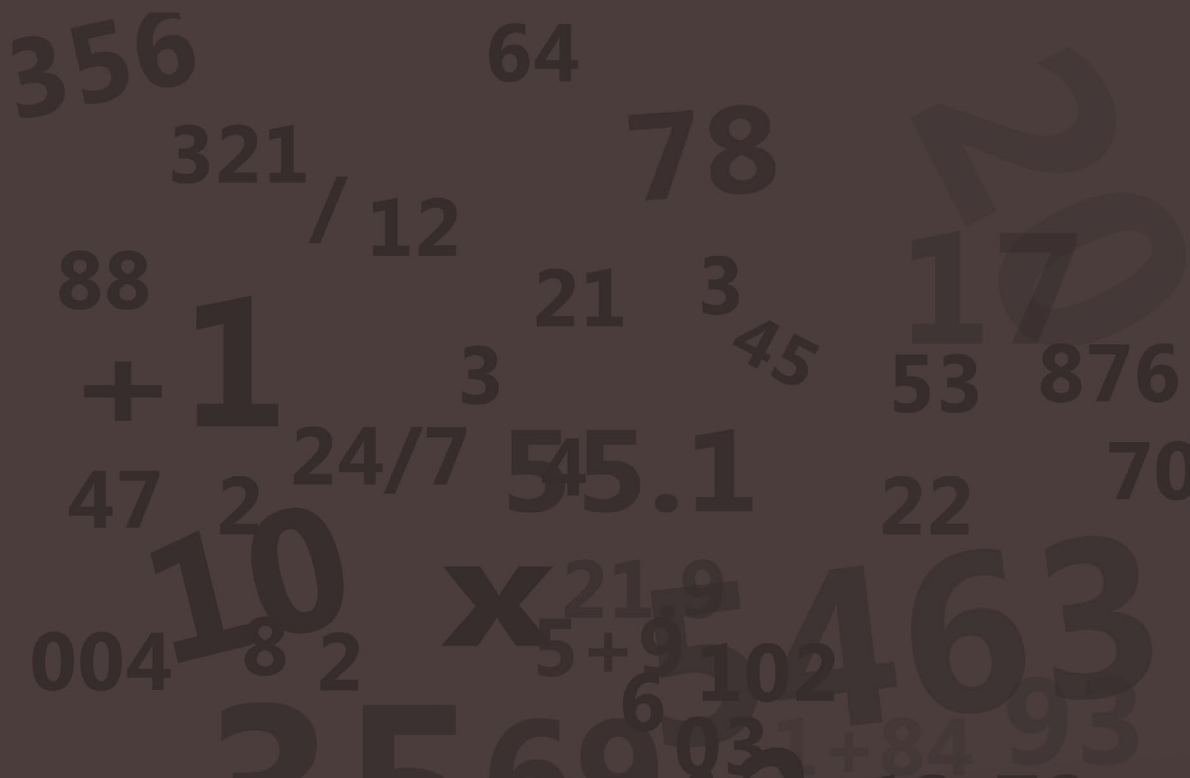
執行秘書 / 吳怡萱

兩次因疫情取消的南區工作坊，終於在疫情解封的2023年得以舉辦。睽違了2年多的實體課程，能與夥伴們面對面的學習、互動，感覺格外珍貴。身為本場次唯一的工作人員，在執行工作的過程中，雖然有時不得不跑進跑出，但也把握這寶貴的機會聽聽課，享受久違的實體課程，沉浸在沙遊的世界中。

本次工作坊主題為「榮格心理學的原型及情結意象與沙遊治療的連結」，由碧玲老師從沙遊的基礎切入，講述沙遊的理論背景，並分享其中原型意象、情結意象、數字原型等主題。志安老師、倫芬老師透過沙遊案例的分享，藉由個案的沙圖了解當中沙遊歷程的變化，並透過沙遊的成長之旅，更能理解原型及情節在沙遊中的意義。

在本次的課程中，數字原型最讓我印象深刻，在日常生活中，數字無所不在，但卻又常常被我們忽略，但數字又是最原始的原型，值得我們細細觀察。數字原型不僅僅限於文字上的數字，分割的空間、多角形的設計、物件呈現的氛圍、沙盤中的顏色等，皆是可能代表沙圖中個案的內在狀態。碧玲老師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成語及常見的生活用品，聯結數字與原型，並帶出數字可能的象徵意涵。

而在案例的分享中，看著一張張的沙圖，從中探討個案在沙遊中可能經驗的過程，一次次被個案內在動力所感染，也為個案在這不容易的歷程中感動。沙遊歷程表達就是一種象徵性的語言，透過了解生活周遭的各種象徵，藉由感受不同的沙圖，培養我們對於象徵及意象的敏感度與感受性，也讓我被沙遊這不可思議的歷程深深打動。



沙遊工作坊經驗分享： 從沙盤窺見榮格隱喻的重新詮釋

毛思樺 / 碩士生



兩年前曾拜讀黃宗堅教授的著作《童話與夢境的療癒力量》，書中對於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以榮格觀點深入剖析每個角色的象徵意義，讓看似平靜的故事人物，顯現出全然不同的樣貌。也因此，兩年後的現在，看到沙遊治療學會開設的《中區高階沙遊工作坊》，果斷填寫報名表單，殊不知初生之犢差點餵老虎，卻也開啟了一段受益匪淺的學習歷程。

踏進工作坊，發現一同參與的成員都是有著豐富沙遊經驗的前輩，才驚覺自己似乎越級打怪了，並因著自己的經驗匱乏而感到緊張。前幾年的工作經驗中，經常會使用沙盤、物件，開啟與當事人的對話，但其實從未正式進行沙遊治療的學習，面對榮格深奧且抽象的理論概念，感謝黃宗堅教授以及同組學姐們對後輩的提攜，在小組討論時提供豐富的經驗分享，讓我在沙盤中能隨著隱喻的重新詮釋，整理自己、自我對話。對我來說，是能帶著收穫、向著未來「理想自我」前進的美好經驗。

隨著沙盤一盤一盤的展示，每個物件的象徵意義開始改變，結合黃宗堅教授細緻地講解，物件的擺放位置、組合、帶給人的感覺等，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藏匿在潛意識的自我，原來真的能在沙盤中呈現出『躍然盤上』的樣貌。聯想到自己過往與當事人討論沙盤時，總是流於表面的詮釋，對於整個晤談歷程幫助較少；而經過工作坊歷練之後的自己，「打開隱形大門」的能力似乎默默成長，在面對沙盤以及不同當事人的時候，能試著從沙盤中看見當事人真正的感受、探索當事人潛藏於表相之下的故事，並且陪伴當事人有機會為自己的故事脈絡建構全新詮釋。

黃宗堅教授在工作坊中提到：「榮格學派是不能催熟的理論，只有年齡到了、個體整合足夠了，才能理解」。實務工作資歷尚淺如我，有幸能透過黃宗堅教授的專業工作坊，一窺在榮格、沙盤之下的象徵、原型、陰影，以及童話故事背後的隱喻，更甚而在工作坊中自己操作沙盤，感受自己內在的情感流動、覺察理想自我與內在自我的紛擾，製作並檢視人格面具之於自己的意義以及自己的主觀詮釋，創造了合適的空間靜靜地與自己的人格面具對話。也是在這個活動當中，再次感受到將理論實際付諸於治療當中能帶給當事人的震撼，以及探索與覺察所能帶來的自我療癒。我想，或許自己仍需要經過歲歲年年才能完整理解榮格理論，但是沙遊治療的運用，可以從現在開始嘗試投入於實務工作當中。

最後，感謝黃宗堅教授與台灣沙遊治療學會舉辦了這場豐富的工作坊，也感謝自己毫無猶豫地報名了此次工作坊，才能與榮格理論、沙盤治療邂逅，讓這兩天共12小時的時光有了不一樣的意義，並且有機會跟隨教授深入了解榮格心理分析與沙遊治療，在自己尚且年輕氣盛的歲月，窺見榮格的流年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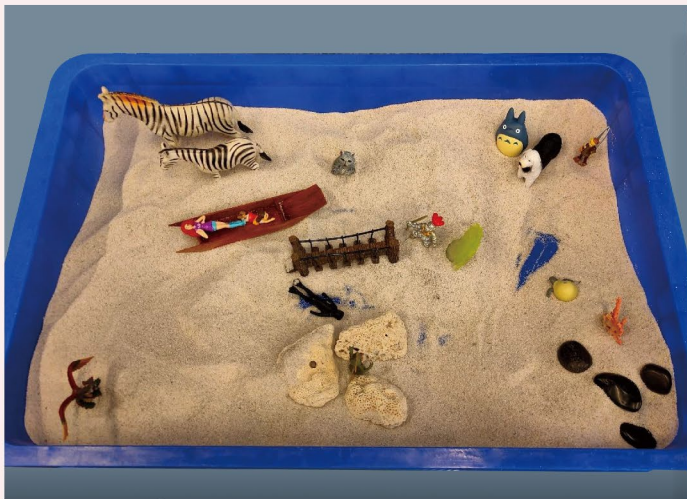
從Sachico特色的沙遊治療中體驗及反思

李靜宜/臨床心理師

今年的沙遊治療學會年會工作坊以「轉化關係與療癒」為題，特別邀請ISST認證教師Sachico Taki-Reece擔任講者，為與會學員帶來一系列精采的課程以及寶貴的治療實務經驗。滿頭銀髮的Sachico老師，臉上總是帶著慈祥溫暖的笑容，彷彿鄰家老奶奶般和藹可親，自然散發的療癒特質，令人感到舒心自在。更加療癒的是Sachico老師帶領所有成員進行了一場團體沙盤體驗，顧名思義，這是以團體形式進行的沙盤創作。體驗活動開始前，由成員自行尋找六至八位夥伴組成一個團隊，接著成員們便輪流以靜默無聲的形式來進行集體沙盤創作。

每位成員在放進物件的同時，也同時將內在的投射及移情放進沙盤裡，動靜之間，各種象徵及潛意識內涵在沙盤中交錯互動，比起個人沙遊有著更複雜的動力。團體沙盤更重視的是成員間的關係及互動模式，例如：Sachico老師所帶領的沙盤體驗活動允許成員移動其他成員的物件，這對所有人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物件是個人自我的延伸，代表著個人。當我們所放進的物件被別人移動的時候，也表示自我受到了某些擾動，內在會不自覺地出現各種不同的感受，包括了正向以及負向的感受，例如：我們的沙盤裡其中一個物件是獨角仙，原本好端端地躺在沙盤裡的牠，他頭上尖尖的角與其他成員的內在陰影有所連結，因而引發了該位成員內心不舒服的感受，於是，為了克服這樣的不舒服，便把獨角仙給翻過去，使得牠四腳朝天，以一個無力、無助的狀態存在著。翻動者覺得舒服多了，但是換成原本放獨角仙進去的成員不舒服了，因為感覺自己的自我遭受被動攻擊了。接下來，其他成員看著獨角仙無助的模樣於心不忍，於是又將牠翻過身來，但卻以沙埋住了牠大半的身體，這雖然也是另類的一種被動攻擊模式，但是相對溫和多了，對於原先把獨角仙放進沙盤的那位成員而言，有種被支持及接納的感受。短暫的過程，團體成員們的內在心流不斷地在轉變，而我們也在這個歷程中覺察自我以及獲得療癒，這就是團體沙盤的魅力。

圖一. 團體沙盤體驗活動



圖二. 團體沙盤體驗活動





此外，工作坊最令我印象深刻且深深感動之處來自於Sachico老師本身充滿涵容及接納的母性特質。一般而言，在沙遊治療歷程中，治療師並不會主動給予個案指導及建議。然而，某次的沙遊歷程中，Sachico老師卻調整了沙遊治療架構的元素，針對個案的沙盤直接給予一些建設性的想法，引導個案去思考如何重拾身為人的價值，除此之外，她與案主之間在透過信任感所架構出來的治療關係之中，以一位象徵正向母親原型的治療者角色而存在，給予身處童年逆境的案主帶來安全感及歸屬感，讓個案從小到大所缺乏的安全依附及正向母親意象在治療歷程中得以體現。這對案主的幫助相當大，而這也正是轉化的開始以及療癒的關鍵。Sachico老師說：「每位沙遊治療師都要走出屬於自己的風格。」這一點我深感認同，身為治療師的我們接受專業訓練以及獲得認證這些都是必要的基礎，是我們從事助人工作歷程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及素養，但我們本身是否能站在個案的利益為出發點，能夠適切調整讓治療架構變得更有彈性、更合乎人性，也是相當重要的。

最後，Sachico老師分享了她的遠赴南非與孩童們進行沙遊治療的經驗，令人眼睛一亮的是：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孩子們能夠使用的物件數量並不多，大多是利用大自然素材或資源回收物手工製作的物件，但他們卻能創作出豐富多元的沙盤意象，當下我深深被吸引，這些沙盤竟然如此美麗且充滿能量，真是不可思議！想像空間無比遼闊，創造力扮演了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沙遊治療的療癒力量來自於無形的象徵及原型，這使得案主們即使身處於困頓、貧乏的客觀情境中，但仍能發展出深度且精彩的內在世界。這次的工作坊也像是一趟深度的心靈旅程，令人感到無比療癒。謝謝Sachico老師！

沙遊治療的療癒力量來自於無形的象徵及原型，
這使得案主們即使身處於困頓、貧乏的客觀情境中，
但仍能發展出深度且精彩的內在世界。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從榮格心理學視角解讀牛郎織女傳說故事 下

黃梅芳 / 榮格分析師 諮商心理師

童話、神話、民間傳說與分析心理學

In myths and fairytales, as in dreams, the psych tells its own story, and the interplay of the archetypes is revealed in its natural setting as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the eternal Mind's eternal recreation.

— C. G. Jung

如同夢的功能一樣，神話和童話是人類接觸集體無意識的原型經驗的途徑之一。而我們也可以試著從這些故事中發現困境所在、難題是什麼、轉化如何發生，以及最後的結果為何。Marie-Louise von Franz曾經描述過它們之間的關係：

To me the fairy tale is like the sea, and the sagas and myths are like the waves upon it; a tale rises to be a myth and sinks down again into being a fairy tale.

由於神話是與國家民族相關聯的，欲表達的與其所隸屬的文明有關，是更接近意識層面的，因此在解讀神話時，必須考慮其所屬的文化意識。

牛郎的個體化之旅：與本能連結

The orphan stands alone and has on the one hand a potential for growth and new beginning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tential for remaining isolated and on the outside.

— Audrey Punnett

故事一開始，牛郎除了老牛外，其實是一無所有的，不僅父母雙亡，也被兄嫂趕出家門，無依無靠，這正是一種「孤兒」的狀態。

身為孤兒的牛郎，其實是具有發展的潛力，他的身邊還有一頭老牛，老牛同時也象徵著牛郎無意識中本能的資源，但是首先牛郎必須與他的本能連結。文本中，老牛對牛郎說話了。而在格林童話「牧鵝姑娘」中，跟隨著公主的馬Falada也跟公主說話，榮格分析師Lucille Klein寫道：

The talking horse is an image of how the instincts speak with us.
會說人話的動物，其實也表示這個本能想跟意識溝通。



中華文化中「牛」的象徵

牛與中華文化有相當深厚的關係與情感。

遠在西元前1600年，牛已經是中國常見的家畜，除了作為貞卜、犧牲外，也是農耕的主力。根據洪淑苓的整理，《史記》〈天官書〉中記載：「牽牛為犧牲」，《晉書》(The Book of Jin) 則說「牽牛為犧牲之主」，均表示牽牛對古人神聖、重大意義乃在於用牠當作犧牲，以祈求豐收。牽牛星具有的神格，是代表穀物神；它的命名意涵，寄託了祈求豐收、酬謝豐年的思想。

在《史記》的〈三皇本紀〉中記載「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炎帝神農氏是中國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神農氏的母親為有媧氏之女，以龍為圖騰，父親以牛為圖騰，由此推論，牛與華人的原始信仰有極深的連結，這也是和集體文化的深層連繫。

在華人世界的一般印象中，牛也象徵著勤勞、固執的意思，有許多描述刻苦、勤勞的成語和牛有關，例如「牛角掛書」。而「牛脾氣」則指一個人的脾氣如牛一般的倔強固執。

或許牛郎雖然是孤兒但是本能所聯繫的信仰、文化、及集體意識與無意識的力量，是牛郎尚未開發的資源與能力。

牛郎與牛

故事中提到是「老」牛，「老」通常有著「智慧老人」的原型意涵，但也同時表示這頭牛已經失去工作的能力，僅能接受牛郎的照料維生。老牛對於牛郎的照顧回應了兩次，第一次是指引他娶得織女為妻，第二次是犧牲自己的生命讓牛郎得到上天的能力。第一次的回應，老牛是本能的象徵，牛郎聽從本能的召喚，跟自己的anima相遇。第二次老牛說話，告訴牛郎必須做出「犧牲」，這個犧牲將獲得一種新的能力。如同成長與個體化的過程，有時舊有的事物需要退下，才有新的能力成長的空間。死亡也同時表示轉化與新生。老牛的死亡也可視為也是一種對上天神靈的獻祭，如同古人以牛為犧牲謝天之意。

最後，牛郎藉著披上牛皮，得到上天的能力。牛皮讓我聯想到Harry Potter的隱形斗篷，也像是一種保護的意涵。

織女的個體化之旅

名為「織」女，表示其與蠶、桑有關。中國是蠶絲的發源地，自然可能將對蠶桑的依賴發展出宗教信仰的意涵。而「織女星」命名的出現，則讓織女成為「女紅之神」，更在後世發展出「乞巧節」等節日習俗。

織女要轉變成女人，必須從仙界下降到人間，而且透過被偷天衣的方式，被迫嫁給牛郎。這種被迫婚嫁的形式，令人想起希臘神話中Kore被冥王綁架成為冥后Persephone的段落。結婚是成年禮的一種形式，對織女來說，她的個體化歷程需要離家，離開舒適的環境，與她的animus相遇。但是從仙女成為凡人，從天上到人間，不僅是截然不同的環境，也象徵織女失去了原先的身份認同，這個被拋棄的部分，最後仍然需要被統整進來。與此同時，織女從女孩到成為母親，也面臨新身份學習的課題。這個學習是需要回頭整理自己與母親的關係(所以必須回到天上\原生家庭)，也需要從自己與子女的互動中有新的覺察。



作為超越功能的鵲橋

目前流傳的「牛郎織女傳說」中搭橋的「烏鵲」是喜鵲，但根據宣炳善的研究推論，「牛郎織女」的傳說是由北往南，而古時北方的善鳥是烏鴉而非喜鵲，而是當傳說往南傳佈時，才被替換為南方的好鳥「喜鵲」。昔人為了解兼顧南北文化差異，到魏晉南北朝定型的版本「烏鵲」，應該是烏鴉和喜鵲兩種鳥一起搭橋。

中國北方人認為烏鴉是孝鳥，例如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便寫：「烏，孝鳥也。」「金烏」同時也是太陽的別名，《山海經》便記載著「金烏負日」的傳說。

中國南方偏愛鵲，習慣加上「喜」字。因為鵲善於築巢，古人便以「鵲巢」來象徵人的房屋。爾後在《太平御覽》跟《本草綱目》中，甚至延伸鵲、鵲巢的意義為家庭的保護神，可使家免於外力的破壞。

「牛郎織女」傳說的最後，出現了烏鵲橋帶來轉機。橋這時候成為Jung所說的「超越功能」。

The tendencies of the conscious and the unconscious are the two factors that together make up the transcendent function. It is called "transcendent" because it makes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attitude to another organically possible.

— C. G. Jung

橋具有連接的功能，根據“The Book of Symbols: Reflections on Archetypal Images”，“bridge is structure and pathway, a linking of opposing sides of a landscape often separated by a void.”，在這裡，鵲橋跨過銀河連接兩端，一端是屬於仙界的織女，另一端是人間的牛郎和他們的一雙兒女，同時也連接了意識與無意識，阿尼瑪與阿尼姆斯，產生了一種新的可能。

結語

前來尋求幫助的個案，有一些人可能像是牛郎，現實生活中的父母因為某些緣故沒有辦法提供父母的功能，如果他們可以與自己的本能連接，從無意識獲得心靈的能量，便有機會從枯竭的意識狀態轉化，擁有新的可能。

而織女的難題是如何離家再回家的旅程。成長需要離家，去探索和冒險，有新的關係、新的身份，像是成為母親。Murray Stein描述個體化的歷程是，一路上隨著成長的需求，我們會拋下一些以為用不到或是與目標不符合的東西，但是，到了一個時間點，通常也是卡住的時候，需要再回來看那些被我們以為不需要的事物。

撰寫這篇文章，也是我個人的旅程。原來，童話與神話是連接我內在中華文化與榮格心理學的橋樑，同時也是幫忙整合的超越功能。我也將帶著這個學習與發現，繼續下一段旅程。

References

- Audrey Punnett (2014), *The Orphan: A Journey to Wholeness*. Fisher King Press. p.8
- C. G. Jung (Author) & R.F.C. Hull (Translator). (1981).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9 (Part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edition, pp.400
- C. G. Jung (Author), Gerhard Adler (Translator), R. Hull (Translator). (2014).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8 "The Transcendent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edition, par.145
- Hornig, S.L. (1988). *A Study of the Folktale of "The Cow Herd and Weaving Girl"*. Taiwan: Student Book
- L. Klein (2015). *The goose girl: images of individuation*. In Stein, M., & Corbett, L. (Eds.). (2015). *Psyche's Stories: Modern Jungian Interpretations of Fairy Tales*. (pp. 155-165). Chiron Publications.
- Marie-Louise von Franz (1996).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iry Tales*. Publisher: Shambhala. p. 26
- M. Stein (2006). *Individuation*. In Renos K. Papadopoulos (Editor). (2006). *The Handbook of Jungian Psychology: Theory,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s*. Taylor Francis Ltd, Chapter 9
- Ronnberg, Ami (EDT)/ Martin, Kathleen (EDT) (2010). *The Book of Symbols: Reflections on Archetypal Images*, Taschen America Llc, p.626
- Xuan, B. S. (2009), *Social Ethics of Filial Crows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Crow and Magpie Motif of the Herding Boy and Weaving Maid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ollection, Vol. 3. China: Academe Publishing.
- Wang, H.L. (1977).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 Taiwan: Linking Publishing, p.217-219

Archetypal Images in Chinese Folk Belief: The Story of Mazu Part Tw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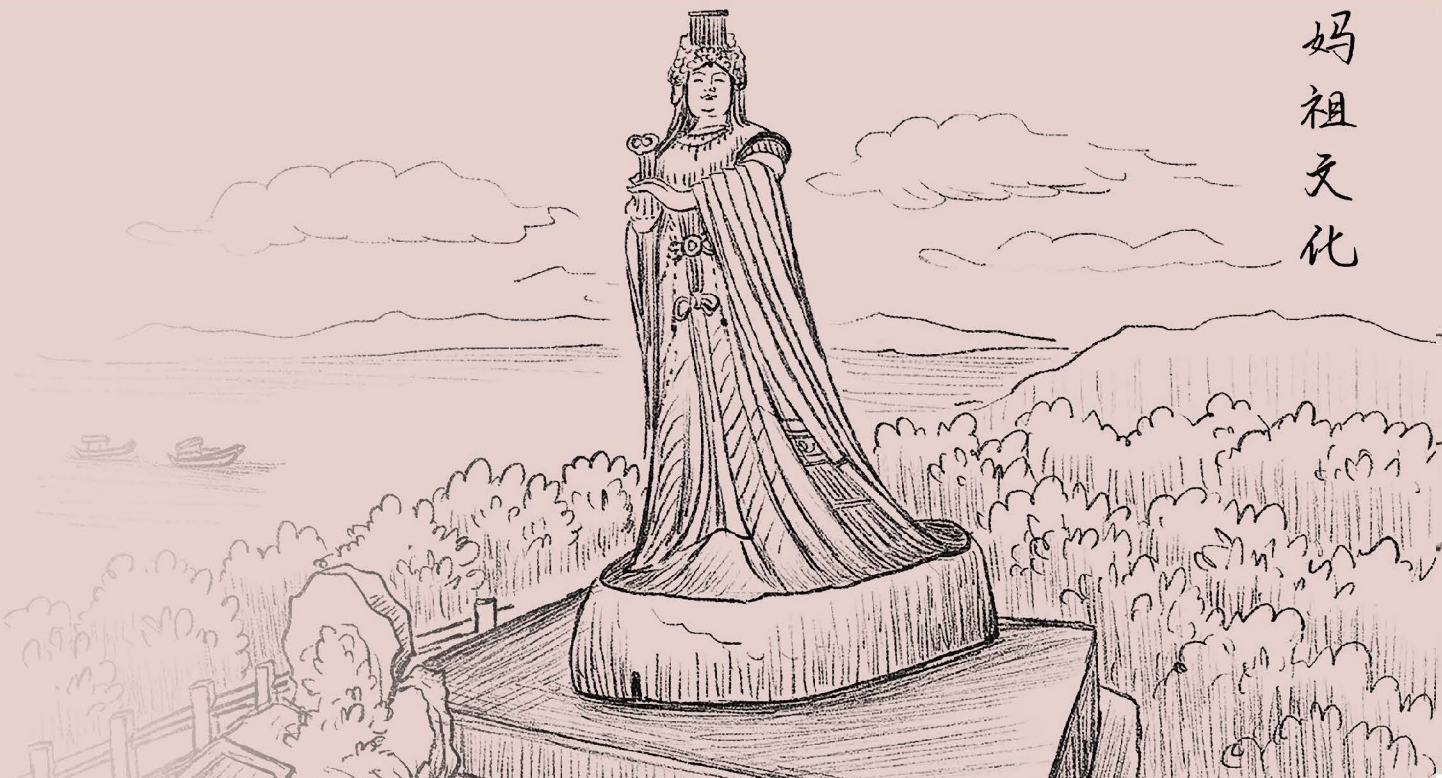
Mon-hsin Wang Flahive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Mazu's life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e heroic journey. Campbell (1968) stated that a hero gives his or her life to something bigger than oneself. Mazu committed her whole life to rescuing people who were suffering. She confronted monsters and evil spirits to alleviate people's pain, not for herself. Mazu really gave her life to something bigger than herself. Campbell's descriptions of a hero match well with Mazu's story.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A hero ventures forth from the world of common day into a region of supernatural wonder: fabulous forces are there encountered and a decisive victory is won: the hero comes back from this mysterious adventure with the power to bestow boons on his fellow man. (, p30)

When we reviewed the life of Mazu, we can find a similar path. When Mazu was a teenager, she went into a supernatural wonder by receiving teaching from a shaman, Xuan Tong, to enhance herself spiritually. She received two talismans from a deity when she was sixteen. She applied the mystique and talismans to fight with monsters and evil spirits. She won the battles with Yan Gong,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and the evil spirit of Gao Li. They all became her subordinates. A more peaceful and less dangerous environment to live is the boon she gives to her fellow people.

Campbell (1968) suggest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teps of a hero's journey: Departure, Initiation, and Return. A hero may have demonstrated his/her unique qualities at birth or in youth such as Jesus. Mazu's birth is out of ordinary. She was a gift given to her parents by a deity in a dream. When she was born, there were a red light and incense smell. She was a fast learner and good swimmer. These are the signs of her unique qualities. In the step of Departure, there is usually a call of adventure: The call "summoned the hero and transferred his spiritual center of gravity from within the pale of his society to a zone unknown" (Campbell, 1968, p. 59). Mazu entered the spiritual unknown world with the aids from Xuan Tong and the deity who gave her the talismans. She went into a trance trying to save her father and brother in a storm. She was able to save her father but failed to save her brother. It suggests that there were unknown rules and limits when Mazu tried to apply her supernatural ability. Campbell called it "the crossing the first threshold" (p.50).



媽
祖
文
化

In the second step of a hero's journey, Initiation, ego has to confront within the unconscious personified shadows. Henderson (1964) explained this step as that:

The ego, nevertheless,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shadow. In the struggle of primitive man to achieve consciousness, this conflict is expressed by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archetypal hero and the cosmic powers of evil, personified by dragons and other monsters. In the develop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vidual the hero figure is the symbolic means by which the emerging ego overcomes the inertia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and liberates the mature man from a regressive longing to return to the blissful state of infancy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his mother. (p.118-119)

In Mazu's story, Yan Gong became a dragon and attacked Moniang. Yan Gong symbolized the cosmic powers of evil, or an undifferentiated part of unconscious self. Moniang was able to overcome Yan Gong with a magical rope implying the process of recognizing her shadow and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with it. In this way, Yan Gong, the personified shadow, floated on the surface of sea, the unconscious. It represents the process that shadows emerges from the unconscious and now can be seen consciously.

Shadows can be destructive if the ego cannot recognize them consciously. Once the ego recognizes the powers of shadows and integrates them as a part of self, shadows can be constructive. For example,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were two demons before Moniang found and subdued them.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had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such as seeing or hearing thing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hese abilities can be used in positive or negative ways. It embodies to the powers of the shadow and can be applied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followed Moniang, and she used them to know where to search for people in need. Now the unconscious shadow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is recogniz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cious mind (Moniang). The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of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the old destructive power, can now be applied constructively and be given to Moniang in directing her in terms of fulfilling her calling. Interestingly, Qianli Yan and Shunfeng Er are still depicted with an ugly and ferocious appearance on both sides of a graceful Mazu in most of Mazu's temples. This suggests that evil can be seen as good, and the good and the evil can integrate to make a whole.

It may take a while and several stages to recognize the shadow, or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undifferentiated part of the self in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In Mazu's story, Gao Li's evil spirit could transfigure itself. Moniang could not see its real appearance at first. Gao Li's evil spirit became a bird exhaling black air suggesting the dark nature of the shadow or the unconscious. Moniang was able to identify that the bird image is a disguise and used water to catch it. The bird turned into a piece of dry wood and Moniang burnt the wood with fire forcing it to show its real self. This episode suggests individuation may have several stages, and some elements such as air, water, and fire are essential to the process.

Close to the end of initiation in the hero's journey, one goes through the "apotheosis" and "the ultimate boon stages" (Campbell, 1968). Symbolically, the hero may be dead or deified and is given the ultimate boon. In Mazu's story, Moniang was dead and deified. She went beyond her physical body and was given immortality as her boon. Mazu is an image of immortality. Being immortal is a state going beyond life and death. It is a state that unifies the opposites and goes beyond the opposites.

In the step of Return, the hero needs to bring the boon back to the community where he or she is from, and "the boon may redound to the renewing of the community, the nation, the planet, or the ten thousand worlds" (Campbell, 1968, p.179). After Moniang became a goddess who people honor as Mazu, she returned to the earthly world and continued to use her power as a savior. For example, Mazu directed people to dig a well for clean water and eliminated the epidemic. She saved Zheng he's ship from a storm almost a hundred years later (Ming Dynasty) after her deification.

A Transcending Process: From Matter to Spirit

The life of Mazu depicts a transcendent process from matter to spirit. The path of transcendence is trod through by exploring the unconscious. Many symbols in the story of Mazu suggest that this is an exploration of a human's inner state. Moniang was born with a silent nature. Signell (1996) explained this deep silence as being "a profound state of silence when you enter the deeper layers of the unconscious...when you find a more profound and ineffable place within" (p. 69). Moniang was ready to explore her unconscious inner state at birth. Her inclination and potential of developing her spiritual layers was observed by her first teacher, Xuan Tong, a shaman. She learned Xuan Wei's mystiques and was able to detach herself from her body. Her ability of detaching herself from her body should not be taken literally. It is an ability to spiritualize and go beyond her physical body.

When Moniang was sixteen, she and her girl friends used the water of a well as a mirror, and a deity came out from the well. Using the water of a well as a mirror suggests reflecting the self's image from a deeper level. Although people may attempt to do so, not many people are able to calmly accept what they see in the mirror, their own shadow. Moniang was not scared of what she saw and calmly received the talismans from the deity. The contact with the deity from the well may represent that Moniang began to make a connection with her own unconscious self and was able to receive the gifts from this connection. She confronted her unconscious dark side symbolized by monsters, demons, and evil spirits. She did not destroy them but transformed them to be parts of herself. Through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transcendence takes place.

In the other words, her connection with the ocean is a way of transcendence. According to Circlot (1971):

The two most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ocean are its ceaseless movement and the formlessness of its waters. It is a symbol, therefore, of dynamic forces and of transitional states between the stable (or solids) and the formless (air or gas). (p. 241)

Moniang used the dynamic forces and resources of the ocean (the unconscious) to connect or bridge the matter (the stable) and the spirit (the formless). Moniang was a human with a physical body representing the solid matter. Becoming a white light, transforming into a goddess, and going to heaven are related to air or a state of formlessness. Without the ocean, the transitional state or the transcendent process cannot be completed.



Mazu: A Symbol of Wholeness

Mazu can be seen as a symbol which contains and unites the opposit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ther images,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 life and death, as well as water and fire. As mentioned above, Mazu is a manifestation of two opposite sides of the mother image. Her heroic journey is a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conscious from the unconscious. Mazu represents both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 She unites life and death and goes beyond them. In addition, Mazu always wears a red garment. Red as a color symbolizes fire (Cirlot, 1971). Mazu contains the two elements of fire and water. Fire and water are the elements with the opposite qualities.

Douglas (2000) suggests that integration is a process that unites all of the opposing trends in personality and forms a unified whole (selfhood). Symbolically, Mazu integrated the shadows of her personality and made herself more whole. Being an ocean goddess also speaks about wholeness. "The ocean as a whole, as opposed to the concept of the drop of water, is a symbol of universal life as opposed to the particular" (Cirlot, 1971, p. 241). Therefore, Mazu symbolizes a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is a symbol of wholeness.

The Cultural Unconscious Reflection in Mazu's Story

The story of Mazu may not just reflect the archetypal images but also reflect an aspect of the cultural unconscious within the Chinese psyche. The route of transporting good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shifted from the land such as the Silk Route to the sea close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China in and around the Song dynasty (Hsu, 2003).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ad enhanced people's ability to explore the sea. Zheng he's voyages to Southeast Asia is a good example. With a different trading route and more frequent expeditions, businessmen, sailors, and explorers may have had psychological needs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while confronting a very unpredictable ocean. Whether or not to have a safe trip was not for people to decide. Having Mazu as the sea goddess could be seen as the unconscious projec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need for safety and security while sailing at sea.

Cultur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s a patriarchal society. It is why Moniang's parents wished to have one more son to carry on the family's name. However, Moniang's brother died at sea, and the Lin family did not have a son to carry on the family name anymore. In contrast, Moniang, as a goddess, symbolically has continued the Lin family's name forever. This may reflect the Chinese cultural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e continuous survival as a group via kinship. Moniang's life, being a female and elevated as the Ancestor Mother, seems to embody the importance of female energy to the collective's survival and continuation.

In summary, Mazu is not just a religious figure in Chinese Culture. Mazu is a symbol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and wholeness. Her life represents a journey of developing consciousness from the unconscious and a process of spiritualization through transcendence. The image of Mazu reflects not just the archetypal but also unconscious cultural meanings.

References

- 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irlot, J. E., Sage, Jack et al. (1971).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Douglas, C. (2000). *Analytical psychotherapy*. In R. J. Corsini & D. Wedding (Eds.),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6th ed., pp. 99-132). Itasca, IL: F. E. Peacock.
- Henderson, J. L. (1964). *Man and his symbol* (C. G. Jung Edited). New York: Anchor Book.
- Hsu, Z. (2003). *Mazu belief and ocean culture*. *Culture Magazine*, Fall, 111-112.
- Signell, K. (1996). *Silence and sandpla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5, 68-87.

第八屆 理監事及工作人員

| 第八屆 理監事名單 |

理事長	陳碧玲
常務理事	陳俊元 黃宗堅
理事	王孟心 朱惠英 江淑蓉 利美萱 陳俊霖 湯志安
候補理事	盧鴻文 林妙容 詹于萱
常務監事	梁信惠
監事	郭敏慧 陳麗美
候補監事	陳宏儒



| 秘書處 |

秘書長	黃小芬
副秘書長	魏琬謙
執行秘書	柯懿庭
會計暨出納	邱依婷

捐 | 款 | 公 | 告

- 2022 黃梅芳會員回捐稿費432元
曾慧瑩會員回捐稿費300元
- 2023 梁信惠老師個人捐款36,000元



33期 2023年12月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會刊



發行 |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發行人 | 邱敏麗

主編 | 陳俊元

執編 | 朱惠英、湯志安

會址 | 231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2-1號1樓

電話 | 02-8911-5595-403

網址 | www.sandplay.org.tw

e-mail | sandplay.tw@gmail.com

Line | @zcb4314d

銀行帳號 | 台北富邦銀行(012) 82120000067096

分行 | 東寧分行

戶名 |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邱敏麗